

收获季节

刘瑞祥



27
13

收 获 季 节

刘 瑞 祥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3.125 字数: 46 千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2,850 册

*

书号: 10088·871 定价: 0.40元

2749/91

收获季节

目

录

收获季节	(1)
瓜田春秋	(8)
种核桃树的老人	(32)
乔迁之夜	(40)
翠翠的婚事	(43)
“打狗棍”新传	(51)
赶集记	(72)
赶集记后传	(86)

收 获 季 节

在黄河流域的一抹平原上，
有一座古老的县城。
城东那直插云霄的唐代宝塔，
是古城历经沧桑的历史见证。

正是金秋的收获季节，
原野上吹过飒飒的秋风，
从一九七六年金秋十月之后，
秋风已两度跨进田畴地埂……

秋风哟，不懂得掩盖丑陋，
秋风哟，不懂得撒谎骗人，
它象一个顶顶认真的统计员，

把每块地里的收成写进历史的卷宗。

秋风吹过广袤的原野，
即将成熟的庄稼一片雀跃欢腾；
秋风吹过宝塔下的土地，
这里的田野上盛开着碱花一层。

一位年近半百的中年人站在这里，
早生的白发已经秃光了头顶。
他的周围站着十多个男女同志，
年龄不等，高矮不同。

大伙凝视着茫茫的碱滩，
大伙面迎着飒飒的秋风，
不是前来登临宝塔，
不是前来欣赏秋景。

这是县委的领导班子，
今天由书记把他们带领，
常委会召开在这块新开垦的土地上，
为的是收获一个痛心的历史教训。

书记蹲下一副略显发胖的身躯，
用手指抠着地上的碱层——
呵，难道这块新生的土地啊。
真得要这样濒临绝境？

他看到前面的一个小水洼里，
还游动着几只顽强的小生命，
小鱼一张一合的嘴巴啊，
是在控诉谁破坏了它们的生活环境？

他看到水洼边的几只青蛙，
都瞪着气鼓鼓的眼睛，
它们在怒视着什么？
是在怒视使它们不得安生的罪人？

他看到地里那稀稀拉拉的高粱，
都象患了严重的佝偻病，
它们是在低头叹息，
为自己的命运而伤心？

啊，是谁？是谁啊！
使这里的一切遭此厄运？

唉，是我，是我啊，
那位中年人的心象刀扎火焚……

大脑啊，大脑的细胞，
记忆啊，记忆的荧光屏，
快把昨天的一切都放映出来吧，
昨天的镜头，昨天的声音……

……一座十三层高的俊秀宝塔，
在一片平静的湖泊中倒映着身影，
相传宝塔是巨笔，湖泊是砚台，
于是，史书上留下“文湖”的美名。

湖水的水虽然碱涩，
但它却本能地养育着水中生命，
只是鱼儿从来是自生自灭，
偶尔，也能招来钓鱼人的雅兴。

这里是雁雁常来落脚的地方，
长脖子的捞鱼鹤也天天光临。
十年动乱的狂风从人间横扫而过，
这里的一切还是那样萧条、安宁……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这里开来了移山填海的大军，
红旗在锣鼓声中迎风欢唱，
伴着隆隆的取土炮声。

人民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
人民蕴藏着无穷无尽的革命热情。
干劲催动着滚滚的小平车轮子，
转眼间便将近百亩的湖面填平。

拖拉机耕作的马达声，
驱飞了大雁的悲鸣；
泥浪起伏的大片土地，
压碎了昔日的波光粼粼。

一场改天换地的战役，
赢得了赞扬、表彰、欢欣……
谁敢不承认这铁的事实呢？
不承认这是轰轰烈烈的革命！

无疑，理论是很有权威的，
然而，事实却是冷酷无情。

实践啊，人类的一切斗争实践，
常常会捉弄那种“想当然”的理论！

眼前这一片新的荒凉情景啊，
它足以使人感到羞愧、惊醒——
这是对“轰轰烈烈”之恩的报答，
还是献给“瞎指挥”的珍贵礼品？

让鱼群、鸭群在荷叶间嬉闹吧，
我们的双手定能绘出这如画的美景，
让祖国多一座天然公园吧，
填湖造田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握着人民交给的权力，
却在挥霍浪费着人民的革命热情；
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儿子啊，
儿子却挫伤了善良的慈母之心。

这样的蠢事过去还经历的太少吗？
不！多得简直使人疾首痛心！
如果说，蠢事是我们亲手搬起的石头，
虽连连砸在脚上，但总不愿公开喊疼。

呵，极左是一条晃着红缨的可爱长鞭，
轻轻一绕，便炸出“革命”的响亮鞭音。
我们的心上乐滋滋地挨着鞭抽，
却又用长鞭兴冲冲地抽着人民的心灵。

面对着一片茫茫的碱滩，
宝塔下，伫立着一些党在基层的领导人，
在这金秋的收获季节里，他们——
用思维的镰刀收割着沉甸甸的教训……

宝塔啊，你高高耸立在天地之间，
象一支历史的巨笔直指苍穹；
疾书吧，把昨天那荒唐的一幕闹剧，
如实地告诉我们的后代子孙……

1982年9月号《星星》

瓜 田 春 秋

歌 头

头伏天的西瓜赛人参，
想吃颗好瓜上甜村。

甜村的西瓜不用挑，
切开那颗也“口头”好。

平悠悠的活土铺细沙，
甜村人祖辈种西瓜。

下蛋的母鸡能叫明，
十年动乱尽出些怪事情。

是人话来是鬼话？

……一律不许种西瓜！

社员们活掀①老爹也翻，②

我当支书的使了个胆。

种了十亩西瓜地，

受了一场龌龊气。

那一年的事情刀扎心，

一提起西瓜心口就疼。

（一）作务块瓜地真辛苦

吊着胆子提着心，

种庄稼种得象偷下了人。

从古到今没听说，

种西瓜还得打埋伏。

避人的耳目躲人的眼，

四周的玉茭地把瓜地圈。

红沙瓢的西瓜暗口里甜，
种瓜人的名声却臭又酸。

邪经歪理把人吓，
扣帽帽名叫“资本主义的瓜”……

玉茭茭长到半人高，
西瓜地里黄花花笑。

瓜蔓蔓压得展悠悠，
绿葱葱的叶子风点头。

花格嘟上坐瓜指头弹大，
见花后一月花变瓜……

阳婆婆下山月亮升，
我提着饭罐出了村。

一来为老爹送晚饭，
二来到西瓜地看一看。

穿过黑阴阴的玉茭林，

瞭见西瓜地分外明。

瓜地里铺满明月光，
地那头老爹拄拐杖……

给他个棒槌认成针（真），
老模范做甚也是一念念心。

年青的时候力出尽，
上年纪后浑身都是病。

骨瘦如柴胡子白，
咳嗽声从老远传过来。

五月端午早过去，
老羊皮袄早晚还不能离。

耳也聋，眼也花，
还要挣扎着作务瓜。

瓜田里吃饭瓜田里睡，
为集体老爹把心操碎。

老爹今年七十三，
前半辈子受熬煎。

一辈子不爱多吭声，
这几年更成了不搭音。

一开会就往墙旮旯里坐，
听见听不见是个打呼噜。

处人厚道心肠好，
乡亲们爱和他打交道。

瓦瓮里点灯肚肚里明，
只有我妈敢骂他是“气蒙心”。

十来岁就在瓜地里爬，
说起种瓜是老行家。……

铁棍棍能把锈花针磨，
作务块西瓜地真辛苦。

深耕耙耨扒子摊，

瓜地里铺沙地气暖。

猪粪狗粪拌茅粪，
瓜地里上粪有学问。

量上圪枝枝把瓜籽种，
远近深浅有尺寸。

日当午晒得瓜蔓蔓软，
顶烈日压条不容易断。

吃苦耐劳的种瓜人，
头上的汗能流到脚后跟。

三根木棒两根椽，
瓜地里搭着个“马鞍鞍”。③

密麻麻扎了些树圪枝，
光溜溜抹了层麦秸泥。

半尺厚的麦秸子铺满地，
就地睡觉隔潮气。

成黑夜睡不着个囫圇觉，
防备野畜牲把西瓜咬。

我提着饭罐“马鞍鞍”前站，
老爹慢腾腾往这头转……

“马鞍鞍”里挂一盏小马灯，
我顺手一摇响叮咚。

心眼里节省手头上抠，
半个月还没用完一灯油。

粉坊下马砖瓦窑停，
老爹知队里的日子穷。

大河里缺水小河里干，
乡亲们春天把野菜咽。

打一瓶瓶醋来称一包包盐，
还得从鸡屁眼里抠鸡蛋。

社员们眼巴巴把西瓜盼，